

描金鳳全集

重編繡像完整本

廣益
書局
刊行



描金鳳序

廢話開場

余垂髫時，嘗隨家君涉足書場，場名騰暢，在古市巷中。每喜聆名彈詞家趙筱卿之描金鳳，排夕必至，風雨無阻。緣筱卿善各地方言，每起在二朝奉一角，則引用一種「徽夾蘇」。蓋取徽州白雜以蘇州白，滑稽梯突，聽者無不捧腹大笑，惜其子不能得其精髓，良可慨歎！

是書原爲唱本，風行江浙兩地；因其情文並茂，詞句簡單，雖略識之無者，亦得手一卷而讀，惜雜以土白，不能普遍他方，猶玉之未琢，引以爲憾！爰殫半載心力，及平日之心得，將全書存精去蕪，譯成白話，加以新式圈點，俾世人共觀此佳構，未始非普及文化之意也！

木板刻本與墨本不同，墨本爲彈詞家重視之秘寶，輕易不得一觀。昔年

余友以三百金購得一部，約十餘冊，字俱作蠅頭小楷，句讀均用硃墨點斷，聞來熟讀之，即可成彈詞家云。至於不同之點，人名如：湯洪爲邱高，王雲顯爲王庭蘭，小梅爲俊巧，楊忠爲洪魁良，小二爲四喜。店肆名如：榮豐館爲鮑擱軒。情節如：煖鍋爲媒，陳榮作新娘等。今本書以入情理者改之，不合仍刪，以臻完美。

書之佳處，在於描寫，如寫錢篤箴，極盡門檻全精之市儈身分；寫汪先，純粹爲不知世故之洋盤少爺；寫許四娘，活畫一風騷潑辣婦人，出言吐語，無不維妙維肖，當初作者下筆時，不知費却多少斟酌，方有此繪影繪聲之妙筆也！

徐蕙蘭



錢翠姐



錢薦否

雷進



劉世傑

汪先



許四娘

陳榮



徐顯章

皇炳文

四喜



王強

濟惠和尚



朱昌

楊忠



高升

金印



程
峻

蘇
文



趙
虎

李
龍



李
桂

姚
邦
佐



蔣
通

劉
達



周朝東

王尚德



春胡 花瑞章



董武昌

馬文龍



張士杰

白如泉



徐老夫人

馬瑞春



王夫人

小梅



馬壽榮

王雪顯



春梅

秋菊



馬福

孫侍郎



湯知縣

陶天祿



金繼忠

金繼先



秋再興

秋蓮姑





編重

描金鳳全傳目錄

卷上

第一回	義僕勸主	一
第二回	恩親借貸	七
第三回	投弟尋主	一三
第四回	掃雪遇翠	一九
第五回	留京醉姦	二四
第六回	跌雪聯姻	三〇
第七回	聘翠設計	三六
第八回	拜年喬嫁	四一
第九回	賺賄寫狀	四七
第十回	議審造帖	五三
第十一回	斷同審問	五九
第十二回	勒棺濟武	六五
第十三回	謁岳贈鳳	七〇
第十四回	訪友託許	七六

卷下

第十五回	盤榮見姑	八二
第十六回	招親欽詔	八七
第十七回	想妹害王	九三
第十八回	賄忠誣劍	九九
第十九回	諫賄別店	一〇四
第二十回	探主訪蘭	一一〇
第二十一回	報信寄鐵	一一六
第二十二回	見母別兄	一二一
第二十三回	冒郡換獄	一二八
第二十四回	刲墓追劍	一三六
第二十五回	殺妻逼盜	一四一
第二十六回	差探掘藏	一四七
第二十七回	探塔受辱	一五三
第二十八回	劫斬訪主	一五八

描金鳳全傳目錄

第二十九回 祈雨授職……………三四

第三十回 通誠得雨……………三九

第三十一回 見君賜綬……………四五

第三十二回 花園亭會……………五〇

第三十三回 茶訪恩夫……………六六

第三十四回 戲妹訴情……………六一

第三十五回 遇憲捉榮……………六七

第三十六回 證書勘審……………七二

第三十七回 殞婢謁錢……………七八

第三十八回 赦罪戮毒……………八三

第三十九回 贈珠勒鳳……………八八

第四十回 覆鄉合卷……………九四

第四十一回 盤僕追鳳……………九九

第四十二回 假死騙兄……………一〇五

第四十三回 考武征番……………一一〇

第四十四回 敗荒招親……………一一五

第四十五回 聘將詐降……………一二〇

第四十六回 封贈團圓……………一二五

描金鳳全傳卷上

第一回 義僕勸主

韓姑蘇城不遠，有一所鳳凰村，村裏疎疎落落，只有十來家人家，在村梢上有幾間破舊不堪的墳堂，幾乎連風雨都不能蔽了。這墳堂裏住着兩個人，乃是一主一僕。那主人年紀還很輕，可是那個僕人，上了年紀，鬚髮都斑白了。主僕二人住在這墳堂裏已經多年，平日不和村裏人往還，僅知道他的主人是姓徐，其餘底細，就一概不知了。原來他單名一個釗，字表字惠蘭，乳名叫做京官，他父親在日也曾做過一任司寇，不幸早年去世，全虧他母親撫養，那曉到他十歲的那一年，他母親積勞成疾，也就一病不起了。幸喜老人家陳榮，小心照管着他，無如他命途多舛，連年疊受顛沛，以致家產漸漸地化盡了，所有家人小使，見主人窮到這般地步，走的走的，逃的逃，盡行分散，只剩下一個老僕陳榮。惠蘭見自家境況到了絕處，故而屢次打發陳榮，叫他自尋生路。怎奈陳榮忠心為主，說道：「陳榮肯年受先老爺莫大的恩典，尚未報答，目下大爺貧苦，我豈肯忘恩負義？縱然餓死，我也不願丟下了大爺走的情願。」肩挑步擔，趁幾個錢來度日。望你大爺發奮讀書，有朝一日，改換門庭，那我陳榮便苦盡甜來了啊！」惠蘭聽他言語堅決，深感其義，不去強他。從此陳榮每天挑了擔子，出外叫賣，苦度光陰。豈知一場大火，將房屋盡付一炬，只得安身在墳堂之內。雖然苦楚萬分，却有陳榮在外作着小買賣，勉強糊口。夜來替從書主人讀書，如是數年，徐惠蘭考進秀才，陳榮快活得了不得。巴望小主人早一日成名，自己可以早日得些光陰，迅速地過去了。已交十月，天氣乍冷，陳榮偶不當心，感冒了一點風寒，加著上了年紀的人，臥床不起。可憐平時沒有積蓄，那裏有錢請大夫服藥？所以病倒了四十餘天，把經紀的小本吃盡，連禦寒的衣

服也當光。及至陳榮病見起色，恢復原狀；可是本錢一個都沒有，小生意也做不成了，那末不做生意，就斷了一日三餐的來源。加着天寒雪凍，主僕二人腹中挨着飢餓，身上受着寒冷，故而惠蘭無心讀書，癡望着窗外的雪，鵝毛般在空中飄舞，只是淌着眼淚。半晌嘆道：『咳！事到其間，也顧不得什麼慚愧了，且去走一遭罷。』他正自言自語着，不防陳榮在外面聽得，走將進來。問道：『大爺獨自一人講些什麼？莫非腹中飢餓了嗎？』惠蘭道：『陳榮！我有一句話，要和你商議。』陳榮道：『大爺有話請講。』惠蘭道：『你看雪下得這門大，無柴無米，又無衣服，這樣的飢寒交迫，主僕行將凍死在此，為此欲到二房叔父家中去，向他告貸幾兩銀子，度過了這殘冬，再籌別法，諒他看在我父親同胞份上，必然週濟於我。』陳榮聽了，雙手亂搖道：『有錢是同胞，無錢便是眼中釘。大爺休把念頭想錯了。可記得那年大爺入泮，打發我去借些使用，說之再四，全出十兩銀子來，惱得我心頭火起，將桌子鏟了一個洞，丟下銀子，罰誓不去見這勢利鬼了。』惠蘭道：『我如今不要你去。』陳榮道：『難道大爺想自己去不成？』惠蘭道：『意欲親自去走一遭。』陳榮道：『大爺休得人貧志短，想這二老爺平日做人鼻薄，而且一股勢利氣，只顧結交有錢人，錦上添花，要是叫他照應窮苦的骨肉，那就生平最反對的，我勸大爺還是不去的好。』惠蘭道：『陳榮！話不是這等講的，乃是我自己窮了，沒有臉面去親近他，自然二老爺對我也疎遠了。』陳榮冷笑一聲道：『大爺不見得罷，不要去了，討他一場沒趣。』惠蘭道：『你何必如此？願應我想叔姪之情是有的，況且二老爺又沒有子嗣，要我傳留他的香火，這幾十萬家私，都是我的，我今日去見叔父，管教他周濟我，你我就可度過這殘年了。』陳榮道：『大爺執意要去嗎？』惠蘭道：『不去，你我怎生活命？』陳榮道：『大爺此去空同白轉，豈不懊悔嫌遲了？』惠蘭道：『我料二老爺見我窮到這般地步，人心是肉做的，如能借得銀子回來，大家都可活命，你也快活了。』陳榮道：『倘然大爺做了官回來，老奴這纔快活了。』惠蘭道：『我要做官不難，再遲一年二載，便脫掉這件舊藍衫了，你在家中等候，我要去了。』陳榮道：『大爺且慢性急，這樣的風

大雪緊地滑泥，腹內又空空洞洞，如何可以去得？且待日出雪消，路上乾燥了，去罷！」惠蘭道：「你說得好太平話兒！昨日下午祇吃了一餐稀飯，今天又是這個時候了，沒有飯吃，是片刻挨不過去的，那裏還能等待太陽出來？」陳榮道：「大爺甯願餓死，不去爲妙！」惠蘭道：「你不用阻攔我，一定要去。」陳榮見小主人如此堅決，不便再加勸阻，只得說道：「大爺早去早歸，免得老奴盼望。」惠蘭點頭應允，可憐他堂堂司寇的親生子，身上竟襤褸不堪，戴一頂倒了角的方巾，穿一件千瘡百孔的舊海青，鞋兒脫了底，襪兒沒了跟，纔跨出墳堂門，迎面一陣朔風，吹得他遍體抖戰，牙齒作對兒廝打起來。陳榮道：「大爺風狂雪大，不但身上寒冷，而且路滑難行，不如改日去罷！」惠蘭那裏肯依他，兩手交叉在胸前，冒着風雪，一滑一跌的竟自去了。陳榮見了，禁不住落下幾點老淚，頻頻嘆息道：「想當初老主人何等威風，那般榮耀，我指望公子成人長大，裕後光前，那曉弄到今朝這般光景，實在可憐得很了！」再說徐惠蘭一路迎風冒雪，兩手交叉在胸前，一路過來，路過一家綢緞鋪，是鄰居張子山開的，心想：「到他鋪子裏敘敘多年的闊別，爭奈身上衣衫襤褸，世上的人大都只重衣衫不重人的，莫被他輕薄了自己，當衆丟臉，還是到叔父家中去罷！」於是仍踏着雪朝前走，不多片刻，已經到得門首，幸喜牆門開着，便喚道：「管門的那裏去了？」問了幾聲，無人答應，自己啞道：「這裏是我叔父家中，進去便了，何用通報？」他撲去了身上的積雪，昂然直入，不期迎面來了一生靠勢的家奴，不問情由，將徐惠蘭一把抓住，喝道：「狗賊！這裏是什麼地方？隨意亂闖，我家奶奶房裏失掉了一個古董老壽星，正要捉賊，你到來了！」惠蘭道：「吽！我才我是鳳凰村大房裏的大相公，你難道有眼無珠嗎？」家奴道：「你是大房裏的人，到大房裏去，此地來幹什麼？不許進去！」惠蘭憤道：「狗才！你敢擋我的路嗎？」說着舉手就是兩下巴掌，打得家奴發了火，正待掄拳還手，恰好必貴從裏面走出，雙手一攔道：「進興！你這瞎了眼瞞的東西，大爺都不認識？」進興道：「既然大房裏大爺怎生比我還要窮？」必貴道：「你新到府裏，難怪你不知其細，當初門庭烜赫，有財有勢，只爲大爺運

氣不好，落到這般地步，你竟狗眼看人低，出言冒犯大爺。——大爺！你不要動氣，看了必貴的莖面罷！他是新進來的。」惠蘭道：「既是新進來的，恕他一次，下次不饒。」必貴道：「快來叩頭謝罪。」進興是個勢利鬼，只作沒有聽得，一溜烟跑了。」惠蘭問道：「必貴！你家老爺可好？」必貴道：「講到我家老爺，每天吃着人參補藥，健得活像一隻老虎，新近買了八百畝良田，收了四名書僮，臘月初三財星高照。」惠蘭正在飢寒交迫之際，巴不得立刻見了叔孀之面，借貸一二，誰耐煩聽這些閒話呢？移步進去，必貴忙扯住了他道：「大爺且慢性急，聽我說明白了，進去不遲。」惠蘭道：「你講就是了。」必貴道：「臘月初三的一天，我在書廳上打掃，忽見庭心裏一頭白老鼠，跳來跳去，我就去告訴老爺，頓時傳齊了合府家人，同心掘藏，掘出了一缸黃金，兩缸銀子，老爺歡喜得嘴都合不攏來。」惠蘭道：「委實可喜。」必貴道：「大爺你來的意思，我也明白，無非缺少柴米，想問我家老爺借貸。」惠蘭道：「不知你家老爺，可肯周濟？」必貴道：「自家人豈有不肯之理？」惠蘭道：「老爺現在那裏？」必貴道：「現在花廳上，同奶奶飲酒賞雪。」惠蘭道：「你去通報一聲。」必貴道：「請大爺書房少坐片刻。」惠蘭跟隨必貴走進書房。這時徐顯章夫婦二人正在花廳上對坐飲酒，甚是有興。顯章親手給奶奶篩了一杯，說道：「奶奶請啊！」徐奶奶道：「我的酒量小，不能喝了。」顯章道：「我與你豐衣足食，家道寬裕，又是成雙作對的好夫妻，今天喜逢瑞雪，應該開懷暢飲，盡興賞玩一番。」奶奶只得把杯裏的酒，一飲而盡。顯章道：「奶奶你看雪大得了不得，猶如風捲棉絮一般，真是有趣極了。」奶奶道：「我看你老爺年紀左右不過五十，怎麼頭髮鬚鬚像雪一樣白了？」顯章道：「這是我平常人好心好，所以未老先白頭，奶奶酒冷了，請喝啊！」夫婦二人各舉金杯，連飲了幾杯。奶奶又道：「這樣的大雪，窮人要苦死了。」顯章道：「窮人的苦，雖然說不盡，那些貪吃懶做，狂嫖濫賭的人，即使窮了，苦死也無人可惜，獨有一等窮人，最是可憐。」奶奶道：「那一等窮人呢？」顯章道：「就是那些挑擔子做小生意的，他們不論大風大雨大雪，總得挑了擔子到街坊上叫賣，今天這樣的大雪，要